

傅杰

随笔

朱正·周有光·数字

今年年初，112岁的周有光先生辞世；去年年底，85岁的朱正先生在海豚出版社出版了自选集《另册》。

这当然是两件无关的事，但朱正先生书中一篇十多年前的旧文，让我想起了周先生一篇三十多年前的旧文。而这两篇文字话题相关，观点相反。

朱文是对出版物涉及数字处往往须用阿拉伯数字的吐槽。

二〇〇〇年，罗新璋先生看到《开卷》引傅雷文，三天、四十年以上、五分钟被印成3天、40年以上、5分钟，于是致信刊物编者，称傅雷对汉字简化都有保留意见，更“死也不会写这种似洋非洋的阿拉伯中文的”。罗氏且直言“吾十五而志于学”与“我15岁上高中”，这两个十五有何本质区别？而据相关规定，一汉一改，“纯是文改会胡闹”。这封信在第四期刊出后，引发了于光远先生的感慨，表态“本来用汉字或数码尽可以各行其事，无需以权利来

干涉，由权力机构作出规定”。而至次年第二期，又发表了朱文，举了他的著作《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引陈与义《临江仙》“二十余年如一梦”，印出来竟变成了“20余年如一梦”，不禁啼笑皆非：

为什么出版社这样执着地一见到汉字数字就改为阿拉伯数字呢？于光远文说，“据说不按照规定去作是要受处罚的”，这话我也听说过。既然上级管理部门有此硬性规定，阿拉伯数字就泛滥成灾了。所以于光远文说，这“是既不讲科学也不讲民主的一个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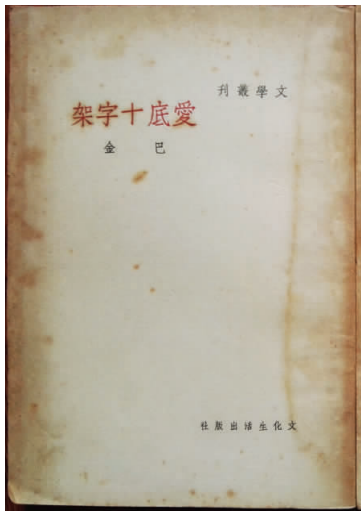
朱先生还不怀好意地滥用阿拉伯数字，貌似调侃地痛切呼吁：

新1000年伊始，10000象更新，新署长也已经到职视事，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规定，也让中国的出版物少留下一点遗憾和笑柄呢。

朱文刊出后还得到了舒芜先生呼应。而时隔十六年，朱先生又以这篇已

不日记

巴金著作盗版本



研究编目》，1996年10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版，对鲁迅每一种著译的每一版每一次印刷都有明确记载），所以尚无法确定这九种巴金著作的版次是否1949年以前的最后一版。但从开本大小、版式、装帧和用纸等方面仔细辨认后综合判断，这九种著作里至少前七种盗印正版的可能性极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爱底十字架》和《马赛底夜》两种短篇小说集。巴金主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10集160种“文化丛刊”中，并无这两种小说集。巴金也没有在别的出版社出版过这两种小说集。那么，它们从何而来？

《爱底十字架》的目录是：序、爱底十字架、我底眼泪、一封信、苏堤、生与死、奴隶底心、狗、好人、光明。而巴金1932年5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光明》的目录则为：序、苏堤、爱底十字架、奴隶底心、好人、狗、光明、生与死、未寄的信、我底眼泪、我们、最后的审判（代跋）。两相对照，原来《爱底十字架》系《光明》的翻版，只不过把“序”改动了几句话，把“未寄的信”题目改为“一封信”，还删去了“我们”和“最后的审判”两篇，调整了前后次序，如此而已。

《马赛底夜》情况复杂些。此书目录是：序、马赛底夜、堕落的路、幽灵、罪与罚。而巴金1933年2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电椅》的目录则为：代序、天鹅之歌、电椅、父与子、罪与罚、堕落的路、马赛底夜、爱。两相对照，《马赛底夜》其实是《电椅》的删节翻版，抽出《电椅》中的“天鹅之歌”等四篇，保留“马赛底夜”、“堕落的路”和“罪与罚”，增补一篇原收在巴金短篇小说集《将军》（1934年8月生活书店出版）中的“幽灵”，“序”仍是《电椅》的“代序”，真相由此大白。

当然，这么一大批不同类型的盗版本，从另一方面证明巴金著作的影响力，证明巴金确实拥有众多读者。同时也提醒我们，巴金著作的盗版本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除了据正版盗印、重新编选和伪作盗名冒名之外，还有据正版增删后改换书名的。研究巴金著作版本本源，不可不对各种盗版本引起注意。

迈克

半上流

毋庸摆渡

下午本来打算出去看一场电影，在新鲜出炉动画《芭蕾舞娘》、成瀬巳喜男《女人踏上楼梯时》和阿萨耶斯《私人购物助理》之间犹豫不决，望望窗外巴黎灰蒙蒙的零下三度，结果打消念头，宅在家中哪里温暖哪里搁着去。百无聊赖，打开平板计算机进行交际，顺手点击《摆渡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预告看了四五段，除了简体字幕，还有粤语英语普通话杂乱的繁体字幕。众星齐齐招手花絮照单全收，三首插曲的MV当然不放过，人物情节气氛色彩无不尽收眼帘，恐怕毋庸正式摆渡，也可以效仿当年过分诠释《东邪西毒》的影评人，透过那些似是而非的人生哲理对白，洋洋洒洒写个十万八千字。

坊间七嘴八舌，迄今最令我动容的一句出自石琪先生：“此片几位主力男星都成名已久，各有沧桑了。”呜呼，姜还是老的辣，一针见血即席催泪，比预告片声带上不停堆砌的金句高级，那年《阿飞正传》圣诞首映的情景如在目前，不是各有沧桑是什么？喟叹的并非发福的梁朝伟，而

是日式太保打扮的金城武，他主打的闽南歌《重出江湖》听了又听。某些宣传指久未出唱片的帅哥开金口，但字幕明明写着“演唱袁小迪”。不过无论如何，都好过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和梁朝伟李宇春合唱的《十年》，虽然歌词一知半解，起码节拍硬结结实实——奇怪，鹿晗版《让我留在你身边》居然比陈奕迅动听，真后生可畏也。

至于冯睢乾就非常花痴，一下子说张嘉佳“令何宝荣跟黎耀辉破镜重圆”，一下子又说“重庆再无森林，春光早已泄尽”，教人担心是否被陶杰先生传染了性格分裂症，考虑要不要介绍名医替他把把脉。花絮片段里的金城武，面对镜头的确字正腔圆以“好基友”形容自己的角色，梁朝伟还马上转头送上飞吻表情，义无反顾诱惑心邪的目标观众买票入场一看究竟。唉，哪有这种便宜呀，见惯世面的老狐狸很淡定，一眼看穿这种顺水推舟的宣传伎俩，一点也没有加速进戏院步伐，哼着《多苦都愿意》的旋律去圆梦。

口统计》，通篇一千多个汉字，其中四百多个是汉字数字，占全文40%；不用一个阿拉伯数字，如“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之类，浪费纸张，浪费笔墨，浪费读者的目力与时间，据说这是此前规定的编辑守则，须把文中的阿拉伯数字改为汉字。周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不料过了不久，阿拉伯数字禁忌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在1979年6月的《中国语文》上发表的论文《现代汉字中的多音字问题》，其中有不少数字，还有百分比，被杂志编辑辛辛苦苦地改成了汉字，如78字成为七十八字，11%成为百分之十一。以名著《汉字改革概论》享誉士林的周先生抗议：“《中国语文》一向提倡文字改革，怎样也搞起阿拉伯数字禁忌来？”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朱先生的文章也不无道理；而看看周先生的文章也不无道理。于是只好骑墙，看来还是中国古人的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最具智慧。在可以不那么严格的时候，表述上是不是可以给予适度的空间，让作者与编辑便宜行事。例如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20世纪比20世纪好，80年代比八十年代好，写成八十年代与八〇后读起来是不是还更容易准确一些？写成二〇〇〇年是不是比写成2000年更不容易引起误会？而在可以节省纸张、节省笔墨、节省读者目力与时间的时候，自该写成4711与11%。我们是否也可以如于光远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必须严格管理的地方一丝不苟，在无需锱铢必较的地方不按规定做得过细过死。

笔会

周末茶座



滿江都是柳
乙亥春日
郁達夫題

顾铮

非专业眼光

郁达夫为骆伯年摄影题词

作为一个银行高级职员，浙江人骆伯年（1911—2002）终其一生以摄影为其雅好。在他于1935年来到上海后，受当时城市里业余摄影爱好的氛围所激励，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自己的摄影爱好中去了。他参加摄影社团活动，也投稿并发表了摄影作品。一般认为，银行家的价值观念较为保守，但骆伯年的探索表明，他的身份并不影响他展开大胆的甚至是激进的摄影语言探索。他既依循传统山水画意趣来创作照片，也曾经大胆尝试人体摄影创作。

这张照片是骆伯年拍摄于浙江金华的兰江边，时在1935年。画面取俯视视角，呈现江边排排竹筏满载木材待运的情景。他与作家郁达夫交情颇深，请郁达夫为照片题词。郁达夫的题词“满江都是栋梁材”，开拓了画面的意义空间，也提升了画面的境界。在左下角，则是一方朱文印“白（伯）年所作”，显然这是骆伯年用于摄影作品之印。

王培军

笔记

陈寅恪认错字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工。”俞氏似乎不知道，“读书须先识字”云云，是本唐人韩愈的，见于韩的《科斗书后记》；在这里，陈先生不过用了“古典”。当然，俞所记还是可信的。这只要从《金明馆丛稿二编》55-56页的辨“党薰”二字、《寒柳堂集》106页（三联书店本）的辨“缸缸”二字两节，就可以见出的。我读陈寅恪先生书，却意外地发现他也有认错字的时候，这实是好玩的事情。

《寒柳堂集》中的《论再生缘》，引《毛诗正义》，两次将《毛诗草木疏》的作者陆机，写作“陆机（机）”（92-93页，上古本同）；这就是说：陈先生认为“机”是错字，所以用括号改作了“机”。这是陈氏文字的通例。其实呢，陈先生以不误为误了。所谓“陆机”作“陆机”，是前人的旧说，但这个说法，钱大昕已经订正过了。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尔雅疏单行本》云：“此书归陆氏《草木疏》，其名本从木旁，与今本异。考古书‘机’与‘机’通，马、郑《尚书》‘璿机’字皆作‘机’。《隋书·经籍志》‘乌程令吴郡陆机’，本从木旁。元格与士衡同时，又同姓名，古人不以之为嫌也。自李齐劼强作解事，谓元恪名当从玉旁，晁氏《读书志》承其说，以或题陆机者为非，……予谓考古者但当定《草木疏》为元恪作，非士衡作，若其名则皆从木旁，而士衡名字尤与《尚书》相应；果欲示别，何不改士衡名耶？即此可破邢叔明诸人，识字犹胜于李齐劼也。”阮元的《毛诗校勘记》，于《正义》引陆机疏条下，辩说亦同。后来余嘉锡撰《四库提要辨证》，即据之以订馆臣之失。陈先生居然不知道。

刘铮

西瞥记

“一色轻而又轻的轻文学”

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藏书谭》(The Library)里有一节专讲几位法国名妇人的读书。他说,18世纪爱书者中有个妙人儿,就是路易十五的情妇杜巴里夫人(Madame du Barry)。

美人读书拼写都费劲儿,奈何君王爱的乃是天生丽质,而非贤良淑德,教养是只能为其增色,断然提供不了姿色的。在凡尔赛,杜巴里夫人有个以读书多见称的情敌——蓬帕杜夫人。安特路朗讲,蓬帕杜夫人,那可是有品位的主儿,藏书不过四千部,一色是轻而又轻的轻文学(the lightest sort of light literature)。杜巴里夫人又岂能没个争宠之心,一想,聪明斯文这些咱比不上,藏书有行市,咱弄几本破书来又有何难。一日,凡尔赛起了大震动,原来杜巴里夫人称她的藏书运到了。此前,她跟一位书商议过,书商找来一批贩不掉的“库存书”,足有一千部之多,通通用红艳艳的摩洛哥皮装帧起来,刷上金粉,打上杜巴里家的族徽,当时的账单还存世,可以知道这批书每册价格三法郎,装帧实低劣,工本费却也要三法郎。最绝的是,书商提供的书目清单上标出了杜巴里夫人在买下这一大批书之前有哪些自存的藏书,其中包括;(杜巴里夫人回忆录)两部,一份旧报纸,两三个剧本,还有一本《勒隆情史》(L'Histoire amoureuse de Pierre Le Long)。所谓(杜巴里夫人回忆录),大概是那种民间编造出来用以丑化杜巴里夫人的小册子。路易十五对情妇之好学深表满意,说书虽没蓬帕杜夫

人的多,但选得精啊。安特路朗讲,靠着这批书,杜巴里夫人流利阅读总算没问题了,就是拼写仍然吃力。

管筱明先生东寻西觅,编译过一本早期文献集《路易十五的情人杜巴里伯爵夫人》。里面提到路易十五和杜巴里夫人在吕西安讷有一处小行宫,内置闲书若干,并说“用摩洛哥羊皮和小牛皮做精装书就是从杜巴里夫人,从吕西安讷书房开始的”,不知有何依据。对此处的藏书有描写:“里面容放了不超过五百本的书籍,都是用摩洛哥羊皮精装的版本,黄色烫金……有人发现其中有两个版本的《一千零一夜》,全部小牛皮精装,压着金线的小克雷毕庸的《故事集》,德·布弗勒骑士的《作品集》”等等。“有人做了一些饰有细密画的书,送到吕西安讷,以表达对杜巴里夫人的敬意,它们就成了搁架上精美的摆设”。

蓬帕杜夫人号称肚里有墨水,而安特路朗说她藏的“一色是轻而又轻的轻文学”,把她揶揄得厉害。我读过一本阿尔格兰特女士(Christine Levitt Algrnt)写的《蓬帕杜夫人:法兰西的情妇》(Madame de Pompadour: Mistress of France, 2002),当中对其藏书倒着墨不多,只说她爱读的书里有普莱沃的《曼依·雷斯戈》、夏尔·达克洛(Charles Duclos)的《某伯爵的自白》、塞缪尔·理查森的《帕梅拉》这些,还真的是“轻文学”。彼时就是没有电视,要是有的话,我猜蓬帕杜夫人也会爱看《甄嬛传》的。

陆裕容

望野眼

农科院

十天前，偶然与同事们一起参观了农业科学院。高架桥下一弯河水，兜住几栋又旧又矮的科研用房，门房栽一行松树，隙地里几棵油菜已经着花。望去占地颇广，步行似乎难以丈量。正狐疑间，某位小哥踩着小米平衡车，潇洒地向光秃秃的实验田飞奔而去。

我们参观几个大棚。先是蔬菜，都用水培。泡沫塑料板扎些洞眼，许多不同年龄段的乌塌菜、油菜菜、菠菜成排坐好，漂在水上。池边种花为界，高而瘦的粉紫色十字小花笑脸迎人。有人问：啊呀，这是什么？工作人员指着花盆笑而不答。大家垂目下顾，赫然看到大健壮一封茶底下，露出半个红胖萝卜。这里营养必定太好，每个水培池子边上都青苔密布，毛茸茸，碧莹莹。野草也轻肥油润，偷来勃勃生机。两棵蓝壶花猫在柱角默默开放，它们头上是一片五颜六色挂着果儿的观赏辣椒。

从这里出来，又去往兰花大棚，吃惊更甚：路两旁都是花架，每架百

十株密密排满，深色长叶分披不尽，一眼望去恍惚如在韭菜田中。许多只在书上见过的名品满不在乎地扎着堆，素心、宋梅、绿云、大富贵，多少雅人辛苦一年，看花十日，在这里都是普通小草，大家卖力开花。跳舞兰兴奋地探着身子，兜兰愉快地张着嘴，各自珍惜温暖湿润的好环境。门口是工作区域，走时特地留心，桌上蹲了一盆巨大的宝石花。

兰花大棚的工作人员喜欢多肉，揣着这意外发现，走进多肉大棚时心情复杂。幸好没再看见什么稀罕事物，只见各种小型萌物排排坐，大的直接栽在地上，随意一插各自风流。参观完毕，大家鱼贯而退，站在空地等车来。我走到实验田拦网边上，发现挂着两条枯藤。“农科院的牵牛花，一定很健康吧”，就这样伸手剥出几粒籽，回家随手扔进花盆。短短一周，居然当真冒出两片叶子，还在这暖不成晴寒又雨的早春天。

叶扬

名著与画

沃特豪斯与丁尼生的《夏洛特的淑女》

亚瑟王麾下的“第一骑士”兰斯洛特，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英俊潇洒，甚得异性青睐，偏偏他只爱上王后格娜温维尔。有位出身贵胄的名媛，单相思爱上了他，恒憾以终，遗体在一叶扁舟中顺流而下，漂浮到亚瑟王的宫廷所在地凯米洛特，这个故事，最早见于十三世纪法国有关兰斯洛特的散文故事系列，以及同期的意大利中篇小说《斯卡洛塔的唐娜》。到了十五世纪英国作家马洛礼的《亚瑟之死》里，这个故事添枝加叶，女子的名字成了“艾斯特拉的伊莱恩”，情节变得更为复杂曲折。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丁尼生，有一首早期的叙事诗《夏洛特的淑女》，其中采用的不是马洛礼的故事，而是法国和意大利传说中比较省略的情节。“夏洛特”这个地名，正是意大利语“斯卡洛塔”在英语中的变异。此诗的第一个版本发表于1833年，收入作者的第二部诗集。全诗共分四章，前两章各四节，第三章五节，第四章七节，一共二十个节。故事说有一座名叫夏洛特的河心小岛，岛上有一座城堡，由此可以望见河岸远方的凯米洛特，有一位神秘的淑女居住其中。这位听说有一个恶咒，让她切不可朝凯米洛特观望，否则必遭大祸，因此她终日纺织，只从身前的一面镜子里观看城堡外面的世界的倒影。一日，兰斯洛特在下面的河岸上骑马路过，女子从镜中窥见他的英姿，不能自己，终于直接观看下面的世界。镜碎，女子自知大难临头，下二楼登舟，唱着歌顺流而下，在途中死去。载着她遗体的小船到达凯米洛特之后，引起包括兰斯洛特在内的男女的围观。最后，全诗以兰斯洛特冷淡地称许她美貌的寥寥数语作结。这首诗的第二个版本，收入作者1842年出版的两卷本第三部诗集，第四章减去了一节，一共十九个小节，文字上做了大

量改动，这个版本日后更为流行。此诗是丁尼生的代表作之一，历来被收入许多英诗选本，是英国叙事短诗中的名篇。丁尼生工于韵律，此诗每节九行，前四行押尾韵，第五行与第九行通篇皆以“凯米洛特”和“夏洛特”二语结尾，第六至第八行则换押与前四行不同的尾韵，诗中抑扬格与扬抑格、四音步与三音步交替使用，读来和谐悦耳，民歌风味极为浓厚。1850年，华兹华斯逝世后，丁尼生继任“桂冠诗人”，与勃朗宁并列成为维多利亚朝最重要的诗人。他对亚瑟王传奇情有独钟，自1859年至1885年间，从中取材，陆续发表了十二首叙事诗，形成一个长篇系列，日后以《国王叙事诗》为题合集刊行。其中，发表于1859年的《兰斯洛特与伊莱恩》一首，采用了马洛礼书中的有关情节，重写了这个单相思殉情 的故事，不过反而不如那首早期作品更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英国画家沃特豪斯对这个悲伤的故事印象深刻，一生中以之为题材创作了三幅油画。1894年的一幅，抓住了女子聚精会神直接注视兰斯洛特的一瞬。1916年的一幅，表现此诗第二章末行“我看着这些倒影，简直要生病了”的意思。这里是最早完成的一幅，作于1888年，描摹女子正准备放舟顺流而下的情景，原画高153厘米，宽200厘米，属于伦敦泰特美术馆的馆藏。